

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短篇小说选

1977—1978·9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封面设计：张慈中

短篇小说选 1977—1978.9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392,000 ·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0 $\frac{1}{2}$ 插页 2

197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705 定价 1.25 元

目 次

篇短意深 气象一新.....荒 煤 (1)

望日莲.....徐光耀 (1)

取经.....贾大山 (25)

心声.....萧育轩 (36)

人民的歌手.....莫 伸 (84)

挥起战刀的炮手们.....王汶石 (104)

出山.....茹志鹃 (129)

班主任.....刘心武 (147)

顶凌下种.....成 一 (177)

窗口.....莫 伸 (200)

正气歌.....贾大山 (225)

满月儿.....贾平凹 (241)

三个李.....李建纲 (254)

献身.....陆文夫 (291)

灵魂的搏斗.....吴 强 (317)

我们的军长.....邓友梅 (341)

湘江一夜.....周立波 (374)

“不称心”的姐夫·····	关庚寅 (400)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张 洁 (421)
最宝贵的·····	王 蒙 (440)
复婚·····	舒 晨 (447)
抱玉岩·····	祝兴义 (458)
姻缘·····	孔捷生 (484)
伤痕·····	卢新华 (505)
爱情的位置·····	刘心武 (520)
神圣的使命·····	王亚平 (550)
醒来吧，弟弟·····	刘心武 (588)

望 日 莲

徐 光 耀

一列客车，沿着京广铁路风驰电掣地向北奔跑，直扑入辽阔平原的怀抱。忽然，车厢里荡起了《到敌人后方去》的歌声，那激昂的旋律与车轮的滚动声汇成同一个节奏，显得无比壮烈、深沉。

一位神情庄严的老军人被一伙天真活跃的青年人围着，默默地靠窗口坐着。他，六十左右年纪，粗硬的头发上，攒聚着几星白霜，两道很黑的浓眉，在宽阔的前额上向两边平射出去，眉下，掩着一对明亮深邃的眼睛。歌声里，车窗外，那旋转的大地，那飞掠的原野，似有什么魔力一般地吸引着他，他那闪烁的目光，那渴寻的神情，甚至连眼角边鱼尾纹偶尔的跳跃，都强烈地感染着身边年轻的旅伴。

这些青年人，自从从闲聊中知道了这个老同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日子里曾在这一带活动过的经历后，为了让他讲一个故事，已经“套”了半天话了。此刻，一听这歌声，他们竟也沉默开来，象是帮助老军人在思索、回忆着。

“呵！”老军人突然看着窗外轻轻叫了一声，引得大伙儿一齐向外看去。

三

列车正从一个小站经过，几间站房，一条站台，一晃便过去了。随后就是广袤大地上一个连一个的村庄，象是一座座星罗棋布的堡垒；碧生生的麦苗，交织成一幅阡陌纵横的锦绣，远处隐隐青山，天边皓皓白云，都随着列车在滚滚跃动，充满着生机。

看着看着，老军人忽而眉梢一耸，轻轻合着广播哼了起来：“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去……”才唱两句又停下了，半晌，才指着窗外，用一种深沉的声音说：“看见没有？远处就是狼牙山。刚才路过那个小车站时，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她曾带我过过一次路。噢，算起来有三十四年了！那次，就是到敌人后方去呵！”他慢慢摘下军帽，凝神地望着那颗红亮的五星，无限缅怀地开始叙述那已经久远的故事……

一九四三年的夏天，我在狼牙山里开了个会，又养了几天病，突然接到命令，要我马上回到冀中，赶回部队去。我们分区司令员负了伤，政委刚刚调走，而友邻部队要发起一个意义重大的战役，我们分区被指定在大清河上打一仗，以便给友邻的战役创造条件，拖住那里的日寇。

因为走得太急，一时派不出掩护武装，组织上就把我交给交通站，请他们一站转一站，护送我通过平汉路，好尽快找到分区指挥机关。

头一天晚上下山，走了大半夜，在通过最后一道封锁线时，被敌人发觉，黑暗中，挨了一顿乱枪，还被汉奸队追了一

程。拂晓时分，赶到紧靠铁路的一个小小村庄。交通站的同志接过头之后，把我安置在一个老乡家里。火车声立时“空空匡匡”地传了来，就在不远处驰过。显然我已进入“敌占区”，钻到敌人眼皮底下来了。

接待我的房东，一家三口：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问他名字，说叫“大三”；其余两口是他的爹妈。大三膀大腰粗，虎头虎脑，结实得象一头真正的牛犊子。

他略略打扫一下屋子，拉开被褥，就给我介绍说：这个小村是“爱护村”，大乡保甲，一应俱全。东边不足二里，就是平汉铁路，沿路西侧，挖了深宽各一丈有余的大封锁沟。沿沟蹲着一座座的岗楼；东南三里，是宋庄岗楼，东北二里，是廖村岗楼，再北五六里，是大据点卜河桥。

“别担心，到了咱这儿，就算到家了。放踏实了睡吧。”大三瓮声瓮气地说。

“敌人那边，有什么情况吗？”我问。

“昨儿黑夜，卜河桥增加了几十鬼子，上边叫警惕呢。瞎，折腾是常事，他们吃了饭，也得有个消食儿的法子呀。你只管放心睡觉，包你太平。”说着，他笑一笑。这时，窗纸已经发白，天蒙蒙亮了。

“今天夜里，能过路吗？”我又问。

“急什么哩？在咱这儿，不愁没路过，也不愁两腿闲得慌。”说着，给我把被子搭在身上，看我舒舒服服躺下，就转身去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是红日满窗，快近中午了。周围仍

是一片寂静，只听见一阵轻轻的嗡嗡声。我欠身坐起，凑在玻璃亮儿上朝外望。原来这个紧把村边的小院落，不只很整洁，还焕发着一股很诱人的蓬勃之气，我们住的是三间正房，迎面十几步，是两间半小南屋，中间夹着一个方方正正的小院。最惹人注目是，沿东西两墙各栽种着一排高大的向日葵。这真是一种少见的向日葵：秸秆有我胳膊这么粗，叶子足够蒲扇那么大，至于那一盘盘的大花轮，比头号铜盆还要肥硕，杏黄色的大花瓣，从边沿上往外翻张着，好象一群孩子的小手，就要跨出墙头，扑向太阳。我不由得叹一口气，真不知要花怎样的心力，才能把葵花培植成这样啊！

嗡嗡声继续传来。我的眼光又落在西墙下一个大土堆上。这是个菜窖，是冬天收藏白菜用的。上面的土又高又厚，登上去可以很自由地瞭望墙外的原野。老大娘必定常在那里招呼下地的亲人吃饭。可是，我凭经验知道，在我左近——也许就在屋里，一定有地洞。不然，哪里来这么大一堆土？不然，大三怎么敢再三要我“放踏实了”睡觉呢？

在我正浏览这小院景物的时候，西南角上小寨篱门一开，大三回来了。他身上垛着几乎一牛车的东西，一个轱辘架，一个轱辘头，一个木制的水簸箕，一个盘着井绳的柳罐，和一把宽阔的亮铮铮的大板铁锹。他一听见那嗡嗡声，便把全身的负载一估堆卸在菜窖上，奔了小南屋去。

一霎间，嗡嗡声止住了。小南屋走出一个姑娘来。她蒙块浅蓝头巾，拿一把秃笤帚，先递给大三一个小纸包，又

欠过身子听大三低低说了些什么，就一甩手把笤帚扔进屋子，摘下头巾，一面扑打着身上，一面朝我这住屋走来。大三在后面跟着她。

我离开窗口，赶忙下炕。姑娘一挑帘子进来了。先把我上下一打量，就走近了站住，很大方地说：“睡好了吗？同志。”

“睡好了。”我也把她一打量。这是个跟我女儿一般大小、十八九岁的姑娘，长条身材，长圆脸，短头发，上身是一件带蓝道的白褂，下身是裤腿儿很肥的青布裤，手里还拿着那件包袱皮大小的浅蓝蒙头巾，亲切地微笑着。

“这是我们站上的同志……”大三站在姑娘背后，给我介绍说。很奇怪，这个挺虎势的小伙子，不知怎的忽而有点拘谨，而且，仿佛只说了半句话，也没有提到姑娘的姓名。

“你，准是有病吧？”姑娘已经把我打量再三，又问了。

我那时的面色一定很苍白。但我告诉她，病已经养好了，现在身体很不错。可是，她的眼光又落在我的鞋上。

“穿这么一双‘老山杠子’，亏你怎么带得动它。”

我那时虽是“八路”，因环境关系穿的却是便衣。我进山的工夫，本来穿的是平原上的薄底鞋，可不几天就磨烂了，换上了一双山鞋。这种鞋，实帮实底，底上还钉着十多个钉子，差不多有一斤重，走起路来嘎嘎响，踢得石头都冒火星。平原人就把这种鞋叫“老山杠子”，无非说它过于笨重。可姑娘怎么对它发生兴趣了呢？

恰在这时，唿隆隆一阵响，街上似乎有人奔跑。我吃了

一惊，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就在一眨眼的工夫，姑娘的浅蓝头巾也往头上一蒙，两尖角向下一兜，系在额下。我们一同向墙外倾听。随后有马蹄响，还有隆隆的什么车子的声音。接着传来一阵拖长声调的叫喊：“皇军进街喽——烧水——！”从玻璃亮儿上看，房东大娘敏捷地走到院子去，从柴垛上拽下一抱滑稽，却伫立在菜窖边不动。

又隔一会，唿隆声和车马声都进入街里去了。姑娘转过头来，泰然地摘下头巾，向我一笑说：“没有事儿，又是那一套——敲山镇虎。”

“谁在敲山镇虎？”我问。

姑娘从容地斜坐在炕沿上，把身子往炕厢上一靠，拉家常似地告诉我，新近卜河桥据点来了个“红部”特务，叫什么佐藤，据说很有点手段。一年前，他曾在白洋淀东边搞过“反共誓约”，受到上头的奖赏。这次到卜河桥来，表示很有“雄心”，他曾跟一个他所特别钦佩的什么“将军”学了一句口头禅，叫做“看着，我要干了！”出手黑，心思诡，是他的特点。敌人今日来村，不过是“大唿隆”，真要看准目标，佐藤是不会这么明伙执仗的。“不过，”姑娘补充说，“花样儿是不少，可都没有什么！刮风是刮风，种地的还是种地。”

她用这么轻松的语调谈出来的，却是很严重的情况。我肩上放着重大任务，又有时间限制，这使我暗中有些担心了。

“同志，情况既然这样，今天晚上，我还能过路吗？”

她用那双很好看的眼睛望了望我，问：“必定要在今天

过吗？”

“我有急事，必须在三天之内赶回我的单位。”我的语气很坚决。

她又把我望一望，就点了点头，说：“好，咱今天就过。”

“可是，”我指指街上，“敌人怎么办呢？”由于她这一味的轻松，使我觉得，她似乎把眼前的敌情都忘记了。

“敌人？”姑娘也愣了一下，可她忽而又微微一笑，郑重地说，“同志，不要紧。全村群众，都跟咱是一个心眼儿。只有一个坏女人跟岗楼上有点勾搭。可她也在咱们手心儿里攥着哩。”

一直捧着个纸包站在地上的大三，仿佛忍不住了，插上来对她说：“这个同志，对咱们这儿不熟，有点着急。今儿晚上——我去！成不成？”

姑娘踌躇了一下，然后才严厉地望他一眼，说：“还不去抓空儿睡觉！”

“是！”大三高兴得几乎蹦了起来，甚至送也没有送她，便捧了纸包折回东间屋，睡觉去了。

我从玻璃亮儿上望着姑娘，她敏捷地把玉米糁子折进簸箕，扛起筐箩，夹着箩床，轻悄悄出门去了。——不论从哪讲，她都硬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啊。

房东大娘端了饭来。我一面吃着本地特有的玉米面“糊饼”，一面感到一阵阵的烦恼，从刚才二人的行动表情看，姑娘就是大三的领导。难道竟是在掌握着这个咽喉要道上的交通站吗？可是，她对敌人的“大咧隆”，对可能的追踪特

务，对瞬息万变正在紧急起来的敌情，都付之以一片“轻松”。倘乎出现危急情况，她能保证我在三天内回到分区司令部吗？……

在这样的七想八想中，天色渐渐黑了，大三捧着一盏油灯又出现在我面前，他真地睡过觉了，不但眉舒眼朗，生气勃勃，还满脸泛着迎接喜事的神气。

我劈头就问他：“上午那个姑娘，是你们站的负责人吗？”

不想大三把脸一沉，不高兴了，直呛呛说：“你生生看不出来？——当然咯！”

我笑一笑，又问：“可她，也就是十八九岁吧？”

“不能光看年轻，同志，她的心可大哩，包得住很多很多人！”

大三这股憨劲，使我生了要逗一逗他的心情，便故作惊奇地说：“呵，能包住你们全村的人吧？”

“全村算个啥？她包着全世界！”大三把油灯往炕沿上一放，忽而低低地唱出两句歌来。他唱得那么深沉，那么饱含着感情，象一阵隆隆的远雷，真是从深心五脏里轰鸣出来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唱完，他睁起圆彪彪的大眼，接着说：“她老是讲，先打走日本帝国主义，随后还要为共产主义新天下再打！一直打到普天下受苦的人统统解放！你瞧，这就是她的心胸！”我望着大三那坦率的真诚，望着他由这真诚凝结起来的庄严，不由得心潮翻滚，热血上涌，立刻肃然了。

“大三同志，”我一面点头，一面郑重地问，“这姑娘的胸是怎么长成的呢？”

“能有别的吗？一锹挖在根本上，党的教育呗！……噫，我比她晚接受一年，可差远了！”大三的声音又低了下来。但我听到的是一句至亲至近的话，它暗示了他俩都是共产党员。这本是很可自豪的，然而，我却发现大三的表情里还埋藏着一种神秘的苦恼。这就是，他渴望在一切方面都赶上那个姑娘，但却还没有办到。越是办不到，就越渴望得厉害，以至他一提起这个姑娘，连语音都带上一种神圣的激动色彩。这个钢打铁铸的小伙子，一见姑娘的面，马上就柔顺了，那秘密，该就在这儿吧？

大三的谈兴越来越高，没完没了地谈了一大堆姑娘的情况。他说，姑娘原是个“水涝儿”的女儿。就是说，她母亲原是百里之外的白洋淀人，因一场大水，淹得颗粒无收，就带着水到这上地来要饭。碰上了一个穷小子，一锅玉米面“糊饼”，换了她做媳妇，生下了这个姑娘。苦水里煮，苦水里熬，姑娘和穷人心连心。共产党、八路军来了，她欢天喜地地参加儿童团，过两年，又加入了“青抗先”；一年前，在环境极端残酷起来，村子成了“爱护村”的时候，她忽然“辞掉”一切，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为交通站的一员了。可她是那么忙，又那么“清闲”，整天东家走，西家串，关心着数不清的人，办着数不清的琐事、杂事、别人的事。就连那个常跑岗楼的坏女人，她也常去看望，在嘻嘻哈哈中，不费什么事就摸清了岗楼上的敌情。……

“可是，这姑娘叫什么名字呢？”我实在忍不住问了。

大三沉默了一阵，显得挺犹豫。可他终于指指窗外，悄声说：“不要说是我说的。她就叫那个——望日莲。”

我扭身看窗外，在夜空下，那两排如此茁壮的向日葵，象严守岗位的战士似的，警醒地护卫着这个小院，夜色沉沉，反而更衬出它们挺拔英武的气概。向日葵在本地就叫“望日莲”。如今，它竟成了姑娘的名字了。这里头有什么道理吗？

我正待要问，呼地一阵风响，姑娘已经进来。她带来了一股紧张气氛，敌情又有了新变化，附近各据点都在天傍黑时增了兵，而且都接到了戒备的命令，做着出发的准备。一个伪中队长扬言，明天将“清剿”路西沿线各村，说已查明有少数“八路”潜入了这个地区。但另一个较可靠的消息却说，路东发现了一个共军领导机关。特务头子佐藤已经在嚷：“看着，我要干了！”大清早进入村子的那两个生人，已然悄悄离去，铁路沿线出现了异常的寂静。

我十分注意地盯着姑娘的眼睛，她怎样处置如此复杂起来的敌情？我三天的时限是否遇到了真正的危机呢？姑娘仍然是镇定、从容的，既没有犹疑，也没有恐慌，只是那双眼睛更明亮，更尖利了，每一闪动，就发射出强烈的光芒，象一串串火花，一道道闪电，仿佛带着“刷刷”的声音。

“同志，”姑娘深深地盯着我说，“你不会同意延期过路吧？”看，倒是她把问题先提出来了。

“是的。”我说，“你必须了解，我有关系着军事行动的重

要任务！……”我把“重要”二字讲得很重，我要尽力打消她“延期”的想法。但我还没有说完，她便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生怕因情况紧急会使护送任务告吹的大三，这时沉不住气了，贸然说：“情况变不变，那是他们的事儿；路过不过，是咱们的事儿！不就那一截子沟吗？我包了，保证安全到底！”

姑娘只给了他狠狠的一眼，没有言声。我以为这是不同意的表示，便赶忙附和大三说：“我觉得这个态度好。冒险，在战争环境中是常事。对付困难的办法，不能畏缩，是冲上去，把它打掉。真正的英雄，能把飞来的子弹吓退！”

听到这几句话，姑娘先是“啊”了一声，那双能射透墙壁的眼光，一下便凝注到我的脸上，随即把头侧过一边，略一沉思，又从容地转了过来，微笑了。这个微笑很美，因为有什么欣喜的发现在里面闪耀。可是，她说出来的话，仍然是冷静的：“好吧，一言为定，今晚过路，我来送你。”

“什么？”大三跳了起来，“那——我呢？共产主义新天下，我也得进一进哩！……”

姑娘瞧着他这个焦急劲儿，便回转身去掀帘子，一面侧着头说：“西北上长黑云彩呢，大半要闹天气。你，一块儿去就是了。”说完，一步迈出门，走了。大三仿佛还有紧要事要问，忙忙地追了出去。

我忽而感到，铁定了，我们将走上征程，而征程显然充满了危险。于是又感到一场战斗即将打响似的兴奋。油灯

在闪烁，夜色在加深。我吃完大娘递上来的晚饭，又在焦急中等待了许久，才听见一阵脚步声响，姑娘和大三回来了。他们先进了一下东间屋，顷刻之后就来见我。他们的样子全变了，姑娘的浅蓝头巾改从前额向后扎了，兜住了所有的短发，把长长的两角分开在脑后；腰间横束了一条搭膊，扎紧了裤脚，增勒了鞋带。在挺得高高的胸前，搭膊上斜插着一支“独撅”。这一切，使她那明亮的眼睛愈发尖利了，在几分野气中，突现着一派雄赳赳的英武气概。大三的变化在腰上，左边插一颗木柄手榴弹，右边也插一支“独撅”。看来他们把全副武装尽其所有都披挂上了。

姑娘手里还拎着一双手工做的软底新鞋，她也不解释，进门来蹲在我的脚下，干脆利落地脱掉我的“老山杠子”，把软底鞋给我换上。与此同时，大三也脱掉旧鞋，把“老山杠子”穿上了。我两个同时发现，竟似定做的一样，都十分可脚。大三还特地噔噔地跺了两跺，高兴得好象又装备了一件新武器。

我们很快就出发了。在走出那个小院的时候，我又看了看那两排沿墙站立的向日葵，在初升的月光下，它们把大花大叶尽力伸向蓝天，直到我们转过屋角，没入青纱帐时，还能望见那越墙而出昂首天外的大花轮，好象举着手与我们告别，更象在鼓舞我们前进……

前进的方向是东北。姑娘走在最前头。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走大路，而是在纵横交错的畦埂和小道上，曲折蜿蜒地行进。两旁的庄稼叶子拂着我们的衣服，各种草虫在青稞